

杂糅视域下凯茜的生命伦理与科学选择



罗梦嘉, 彭石玉*

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 湖北武汉 430205

摘要:《莫失莫忘》是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所著的长篇小说。小说中的克隆人被人类抚养长大,却不得不面临为人类捐献器官而死的结局。但对于克隆人在面对死亡时没有向主宰他们的人类发起反抗这一现象,小说并未给出解释。本文基于霍米·巴巴的杂糅理论,分别从自我、群体、社会环境三个维度分析小说主人公凯茜的身份杂糅与建构的过程,并讨论这一过程对凯茜拒绝反抗、接受死亡命运的影响。最终,凯茜以人类的心灵接受了自己身为克隆人的生理事实,构建并接受了自己的杂糅身份,她毅然赴死的决心更是表现出远超普通人类的高尚。克隆人与人类虽然属于不同的群体,但不可否认他们也因此生长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尽管他们的外表完全一致,他们也发展出了各自的文化并相互影响。本文为克隆人拒绝反抗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答案,也从克隆人的责任与义务视角为小说提供了新的解读。

关键词:石黑一雄;《莫失莫忘》;杂糅理论;生命伦理;身份建构;身份认同;科学选择

DOI: [10.57237/j.ha.2024.01.002](https://doi.org/10.57237/j.ha.2024.01.002)

Kathy's Bioethics and Scientific Choices in *Never Let Me G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ybridity

Luo Mengjia, Peng Shi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 *Never Let Me Go* is a full-length novel by British-Japanese author Kazuo Ishiguro. The clones in the novel were raised by humans but had to face the end of dying by donating their organs to humans. However, the novel did not provide an explanation for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clones refused to revolt against the humans who dominated them when they faced death.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hybridity of Homi K. Bhabha,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process of hybrid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identity of the heroine Kathy from three dimensions: self, group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discuss the impact of this process on Kathy's refusal to resist and acceptance of her death. As a result, Kathy accepted the physical fact that she was a clone with a human heart, constructed and acknowledged her hybrid identity, and her determination to die showed a nobility far beyond that of ordinary humans. Although clones and humans belonged to different groups, it was undeniable that they had grown up in different culture environments, despite their identical appearance, they had developed their own cultures and influenced each other. This paper brings a explanation to the question of the clones' refusal to revolt and offers a unique interpretation to the no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duties of the clones.

Keywords: Kazuo Ishiguro; *Never Let Me Go*; Hybridity; Bioethics; Identity Construction; Identification; Scientific Choice

基金项目:武汉工程大学第十五届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项目(No. CX2023491).

*通信作者:彭石玉, pengshiyu@wit.edu.cn

收稿日期:2023-10-17; 接受日期:2023-11-15; 在线出版日期:2024-03-11

<http://www.humarts.net>

1 序言

《莫失莫忘》，也被译为《别让我走》，是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所著的长篇小说，入围2005年布克奖和美国书评人协会奖决选名单，被《时代》杂志提名为2005年最佳小说，2010年被改编为电影上映。在科幻与反乌托邦的外衣下，作品描绘的实际上是一个独立个体在茫茫世界中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的惆怅与孤独。小说以女主角凯茜的视角，讲述了一群生活在架空20世纪90年代末英格兰的克隆人的成长经历与最终宿命。克隆人从小生活在黑尔舍姆寄宿学校并被人类导师教育与抚养，后到农舍参加进一步的学习与实践，最终成长至青壮年时期被分配到康复中心，为人类捐献自己的器官而走向生命的终结。在小说的结尾，凯茜已然发现了克隆人被制造的真相和自己以及其他克隆人存在的意义，却无惧死亡、仍然愿意接受自己捐献器官而后死亡的命运，这样毅然的牺牲为不少读者所惊叹，同时克隆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命的短暂也引发了读者们悲天悯人的感慨。

自小说问世以来，已经有不少学者从身份的视角对小说进行了研究。在有关克隆人身份的研究中，袁朝辉、江玉娇对凯茜的身份追求和身份认同进行了阐述与解读。他们指出在经历了漫长的追求真实身份的过程后，凯茜对自我身份的建构已经达到成熟，并坚持要履行自己被赋予的使命[14]。Gyuris Kata分析了小说中“他者”的身份建构，展示了他者身份的概念如何在《莫失莫忘》中被语境化与发展。他指出，“他者”的建构发生在语言表达的层面上，小说中人物通过特殊的语言表达促成了“学生”这个在小说中尤其特殊的身份建构，从而拉开了克隆人与人类的距离，将克隆人“他者化”[6]。支运波和张扬解读了后人类背景下的克隆人和人类的身份建构。他们认为人类在生物技术的介入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和后人类的身份，但他们无法控制对自己制造的克隆人的恐惧，而克隆人在受到人类影响的自我意识的作用下发生了身份的转变，从物变成了人[16]。杜明业从身份起源、身份追求和身份认同等角度解读了克隆人的身份焦虑。他指出，所有克隆人最终都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成为安静的羔羊，在人类的洗脑与驯化之下才别无选择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2]。Martin Semelak讨论了小说中的生存之苦，通过解读克隆人的宿命来进一步揭示他们死亡的必然性，同时也反思了人类生存的荒谬[9]。郭萍对小说的解读囊括了

克隆人身份焦虑、身份建构，以及幻灭的过程。由于小说中描绘的克隆人身份建构后的幻灭，她认为克隆人永远无法被认可为人类，无法成为人类社会和世界的一份子[3]。王飞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和叙事学的方法研究了石黑一雄的七部长篇小说，聚焦身份问题，分析了各部小说中人物的身份焦虑以及不同程度的身份认同及其带来的后果。对于《莫失莫忘》，他认为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非人”因素并非克隆人，而是整个社会的自私、恐惧和不容忍。凯茜从人类为克隆人规划的世界中逃脱出来，达成了自己的身份认同[12]。

2 后殖民主义与杂糅理论

在后殖民主义领域里有关身份问题的研究中，霍米·K·巴巴的贡献至关重要。他与萨义德、斯皮瓦克被合称为后殖民理论的“圣三一”，是当代后殖民研究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并提出了该领域的一些核心概念，如第三空间、杂糅等，剖析了殖民地人民抵制殖民者霸权的方式。

巴巴的杂糅理论来自萨义德的作品，是整个后殖民主义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描述了从多元文化中出现的新的文化形式的过程、结果及本质，并成功地将这一术语引入了文化研究领域[11]。巴巴认为，杂糅的过程始于殖民者在一个单一的框架内重新阐释被殖民者的身份。该过程失败之后却产生了一些熟悉但全新的事物。杂糅话语基本与后殖民主义背景的出现及其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评有关[1]。巴巴没有把殖民主义锁定在过去，而是展示了它的历史和文化是如何不断侵入现代，以及它对跨文化关系的理解发生转变的迫切要求。文化杂糅描绘了当今文化的生存状态，认为不同的文化之间是一种从对话到视域的融合再到第三种文化的诞生这样一个过程[17]。巴巴这一理论的重点在于殖民与被殖民文化之间接触、入侵、融合和断裂的复杂过程的机制，这些过程导致了一种杂糅的文化身份的建构。在他看来，民族的融合不可避免，文化身份和认同的交融也是如此。因此，他不接受来自某种文化的原始、稳定的身分，而是接受模糊和混杂的双重身份，也就是杂糅文化身份。这种身份认同打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为多元文化身份的构建带来了新的视角。杂糅理论的实质是通过杂糅从内部瓦解

殖民话语,使其变得不纯,最终颠覆其权威[1]。同时,这种超越文化壁垒的积极态度可以使人们接受杂糅、多元和离散的状况,并引领国际文化这一概念[10]。

克隆人也代表了一种后人类本体论,以展示自由主义伦理话语和结构如何倾向于将主体重新纳入旧的、压迫性的二元对立中[7]。虽然并非自然意义上的人类,但凯茜身上由于其身份的不断更迭、融合、重建而体现出的“人性”已经超越了大部分人,超过了那些制造克隆人、把克隆人当作器官来源的人类。基于凯茜身上充斥的“人性”和她自身生理上作为由非自然手段创造出来的人的矛盾,本文将以巴巴的杂糅理论为基础,从自我、他者、人类环境的影响三个角度,通过对凯茜的成长经历及其身份的变化进行剖析,通过寻找凯茜的身份认同来探究她不反抗人类的原因。

3 凯茜的自我身份杂糅与建构

关于身份的探讨离不开三个基本问题:“我是谁”、“我从哪来”以及“我要到哪去”。作为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和人类生物科学发展的成果之一,克隆人在寻找这些答案时将面临比人类更复杂的局面。

凯茜的自我身份杂糅与建构主要体现在她对以上三个基本问题的答案的追寻。在克隆人的寄宿学校黑尔舍姆,凯茜经历了应有的童年生存体验:玩耍、作弄、嫉妒,包括自我身份的质疑[13]。她找到了自己的两个最初的身份,并随着她自我意识的形成而开始杂糅:一个是黑尔舍姆的学生,另一个是不同于人类导师们和黑尔舍姆以外的人的一种“特殊人”,这两重身份给凯茜带来了“学生是特殊的”这一认知,但当时她并未真正意识到这一身份的特殊性。此外,由于学校的封闭和信息的隔绝,她既没有机会采取行动探索自己的身份,不知道“捐献”一词背后关于他们命运的暗示,也没有发现此二者之间的联系,因为黑尔舍姆的学生们不知道何为真正的真实,也无从得以从多角度观察和思考他们所看到的事物[8]。凯茜在黑尔舍姆度过的时光影响了她的整个人生,以至于她直到31岁仍在怀念那里的时光。黑尔舍姆已经成为了她的故乡,带给她归属感和认同感,她也在那里得以建立了自己最初的身份,却仍在对自己身份的真相产生怀疑。基于此,她接受了自己两个最初的身份,并在以后的生活中继续追寻自己身份的真相。

从黑尔舍姆毕业来到农舍后,由于没有严格的管控与规定,凯茜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来探索她的身份。

她明白自己来源于人类的科学技术,是以一个人类为“原型”创造出来的克隆人。基于此,她试图根据自己的面部特征,从低俗杂志里的插图中寻找自己可能的原型[5]。“原型”这一概念不仅成为了所有克隆人的共同话题,寻找原型这一行为也体现出他们心照不宣的身份焦虑。如果他们中有任何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的原型,便意味着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存在一个可以解释他们身份的人,因为“……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相信如果你见到了自己的原型,就会获得某些洞见,关于自己的深层真相,你就能看到生活未来的一点可能”[5]。然而,见到所谓的“原型”后,凯茜认为克隆人和原型的命运并没有直接联系。她不再通过观察人类来洞悉自己的命运,而是选择肩负起自己作为克隆人的使命与责任。她的身份也从此发生了进一步杂糅和建构,不再幻想拥有和人类一样的未来,而是决定接受她的命运。

成为护理员是每个克隆人在捐献前必须经历的过程,这意味着护理员必须见证他们的克隆人同伴随着器官的捐献而变得越来越虚弱,最终死亡,而他们自身也终将面对这样的宿命。而凯茜不仅凭借自己完善的心智和优秀的共情能力适应了这份工作,同时也抓住了一个寻找她身份真相的新机会。从曾经的黑尔舍姆校长口中,凯茜意识到无论她受过怎样的教育,她的心智水平多么接近健全的人类,甚至拥有了爱与被爱的能力,她仍然无法逃脱克隆人的死亡结局;她所拥有或经历的一切在死亡面前都毫无意义,她只是一个为人类提供健康器官的工具。此时,凯茜的身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和杂糅:黑尔舍姆学生、农舍的成员、护理员等这些人类赋予她的身份开始崩溃、瓦解,再与自己身为非人的现实融合、混杂,最终整合成一个新的杂糅身份,即生理上的非人与精神上的人类。生理差异限制了凯茜能够做出的选择,而精神上的健全则为她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作为生理上的非人,她必须服从人类为她安排的命运,而作为精神上的人类,即使失去了朋友和爱人,黑尔舍姆也因时代的变迁而被抛弃,她也从未失去对他们的感情和记忆,她的心中仍然保留着属于人类的知性与温情。因此,凯茜接受了自己既定的命运,带着珍贵的记忆、经历和一颗人类的心,为延长人类的寿命而牺牲了自己。

4 凯茜在群体中的身份杂糅

在克隆人群体中,并非所有克隆人都能得到关于自己真实身份的线索。在无人提供信息的情况下,他

们不得不自发地寻找关于自己身份的真相。在克隆人同伴的影响下，凯茜不断得到关于自身身份的思考与反馈，同时也开始逐渐构建起自己的杂糅身份。

在农舍，尽管凯茜竭力寻找自己的原型，但农舍生活中对她的身份建构影响最大的是她与露丝的友谊与恩怨交织。在凯茜看来，露丝保持着她一贯的爱炫耀和装腔作势，并通过假装忘记她在黑尔舍姆的经历而尝试融入新的群体，这让凯茜最为恼火。而露丝却认为凯茜很不愿意抛弃自己的旧身份，拒绝融入新环境是幼稚的行为。然而对凯茜来说，忘记黑尔舍姆意味着忘记自己的起源、失去她最初的身份。因此，她并没有逐渐遗忘黑尔舍姆，甚至对那里的怀恋变得越来越强烈。露丝对凯茜迷恋过往的否定态度加深了凯茜对自己黑尔舍姆学生身份的认知，她将来自黑尔舍姆的影响深深刻在心里，将其作为凯茜最终的杂糅身份的蓝本，与她的其他身份进一步杂糅。在得知真相后，凯茜能保持冷静与理智，直面真相。相反，露丝则需要某种精神寄托。无论是融入一个新的团体，还是克隆人情侣能通过证明他们的爱情得以延迟捐献的传言，都变成了露丝的精神寄托。凯茜成为她的护理员后，她们的友谊得以恢复。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露丝终于明白，凯茜是唯一真正理解她的人，也是让她感到愧疚的人。露丝明知凯茜和汤米深爱着对方，却还是横刀夺爱，抢先一步与汤米交往[5]。最终露丝牺牲自己为凯茜和汤米赢得了传闻中延迟捐献的机会，同时也为凯茜提供了一个与人类接触以寻找真相的机会。露丝的牺牲促使凯茜正式接受汤米的恋人这一身份，同时也证明了她们的友谊：凯茜见证了露丝的成熟，露丝也弥补了她对凯茜和汤米的亏欠。

凯茜和汤米因为追寻身份真相的共同理想而互相吸引，最终成为恋人。作为汤米的护理员和恋人，凯茜本应与他幸福地度过最后的时光，但死亡仍使他们的关系产生了裂痕。汤米拒绝了凯茜的理解和共情，使凯茜对自己护理员的身份产生了动摇，但她并不认为是自己没有能力给他更多的情感支持，而是汤米拒绝自己的照顾在先。作为他的恋人和护理员，凯茜的确给予了汤米足够的关心和共情，但他们的恋爱仍止步于汤米不愿让凯茜见证自己死亡的决定。汤米的死彻底切断了凯茜与黑尔舍姆的最后联系，成为她对自己过往经历的最后一点回忆。同时，这也为凯茜接受自己的命运打开了一道重要的大门。

原型是每个克隆人想要追寻自己身份真相和未来的可能性的重要出发点，同时也是对克隆人身份的三个基本问题的另一个答案。凯茜与同伴的互动给她带来了

原型的概念，也带来了探寻真相的机遇。通过露丝提供的线索，凯茜发现了自己身份的真相。人类为她安排的命运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迫使她接受笼罩在每个克隆人头上的现实。然而，克隆人同伴们帮助她构建起人类的思想和人类的心智，使她逐渐认识到由于生理上的差异，任何克隆人都不可能完全被人类社会所接受。因此，她承认了自己唯一的选择，进而最终接受了死亡。

5 人类影响下凯茜的身份杂糅

在一个人类和克隆人共存的社会里，作为边缘群体的克隆人不可避免地受到人类的控制和影响，把人类与克隆人、过去与现在进行了一种混杂[15]。虽然在黑尔舍姆，人类导师对克隆人学生表现出明显的关怀和友善，但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深不可测的隔阂，尤其是他们拒绝向克隆人透露身份的真相和最终的命运，对克隆人的身份杂糅、建构以及最终的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凯茜的杂糅身份与人类对她的影响密不可分。在黑尔舍姆长大的她从小就受到人类价值观的影响，而人类对她身份真相的隐瞒也是引起凯茜身份焦虑的因素之一，也让她开始寻求真相、探寻自己的身份认同。而讽刺的是，人类把自己的价值观灌输给克隆人，在没有给出任何可以反抗的暗示和选择的情况下，他们对克隆人的教育成果却远超预期，尤其在凯茜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她不仅接受了人类的价值观，而且在此基础上改善和进一步发展了她的心智，护理员这一职业更是使她成为一个利他主义者。人类给了她情感、良知和责任心，护理员这一职业强化了她的奉献精神，最终还是由人类否定了她的成长结果，同时也否定了克隆人教育的最初目的：证明克隆人也有“心”——无论成长得多么接近一个堪称完美的人类，每一个克隆人都无法逃脱捐献与死亡的命运。此外，除了完善、成熟的心智和人格，他们还让她陷入了一个模棱两可的、介于人类与非人之间的身份。而凯茜杂糅身份中的人类因素主导着她的思考，来自人类的影响强化了凯茜的认知，让她越来越接近人类的道德标准。最终凯茜对自己身份的认知达到了最深层的本质，那就是生理上的非人和精神上的人类的杂糅。

在凯茜人生的三个主要阶段，人类对她心智和人格塑造的影响可谓无孔不入。来自黑尔舍姆的教育允许凯茜展示她的个性，抒发她的艺术创作灵感；通过对黑尔舍姆校长之一的“夫人”的测试，凯茜意识到并不是每个导师都对学生们怀有善意，她发现人类导师把

克隆人学生看作是某种被饲养起来的动物,甚至有时会透露出对克隆人的恐惧[5],这使她的身份混杂了“被恐惧的对象”这一含义,加深了她对自己身份特殊性的确认。因此,在脱离了黑尔舍姆的封闭和信息匮乏后,寻找自己身份的真相已经成为她在农舍里所有行动的主要动机。在农舍,她不得不变被动为主动,利用她能找到的任何来源和任何方式来寻找她的原型。在这个过程中,凯茜意识到克隆人不可能跨越与人类之间的隔阂。然而人类对她的影响并没有使她更加依赖人类,而是揭示了她生理上的非人和精神上的人类身份的杂糅,所以克隆人生理上与人类的差别永远不会因心智的成熟而被忽视。由此,她承认了自己生理上的非人身份,并利用自己充分发展的心智水平和人格接受了护理员的职责。

护理员这一职业将凯茜和人类再次拉近,使她有了更多的自由权限,从而更容易从人类获取有关她身份的信息。在与前黑尔舍姆校长的交谈中,她明白克隆人只是提供健康和新鲜器官以延长人类生命的工具,已经被人类边缘化。而人类自然明白克隆人同样拥有自我意识,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迷茫,但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和避免良心的谴责而对此视而不见。凯茜终于意识到自己只是沧海一粟,所有克隆人其实是一个共同体,没有任何一个能逃离捐献的命运,因此她只能默默接受死亡的宿命。对凯茜来说,这个结局甚至比其他克隆人更加悲惨,因为她冲破了人类为克隆人建立的乌托邦,撕开了美丽的假象,清楚地知晓了一切真相,并且找到了自己身份的真相和生命的终极意义,并从中构建、孕育出了一个杂糅的身份,并找到了这种身份的认同。

6 结语

在人类社会的秩序及其文化的影响下,以凯茜为代表的克隆人对自己身份最明显的感知就是特殊性。正是黑尔舍姆的人类导师不断强调“学生”这一身份的特殊性,凯茜才去寻找这种特殊性背后的原因。同时人类通过不断宣扬这种特殊性,将克隆人群体边缘化,并用人类制定的规则来统治克隆人,这使得大多数克隆人失去了对自己的身份的认识,而不得不遵循人类为他们规划的命运。即使凯茜质疑自己的身份并采取行动发现真相,但在残酷的事实面前,不仅她自己无法逃离死亡的命运,曾经帮助过她的人类也爱莫能助,不得不在一个克隆人和人类的长远利益面前选择后者。

在终生寻找身份真相的过程中,尽管凯茜一直以过去记忆作为寻找身份的线索[4],但她终究找到了“我是谁”、“我从哪来”和“我应该去哪里”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她是人类生物技术的产物,是一个生理上的非人类,却拥有一颗人类的心和温情。她来自人类社会的边缘,为人类提供健康的器官,然后默默无闻地死去。克隆人的生存空间无疑是尴尬的,因为他们有类似人类的外表、思维模式和情感能力,但他们的生理因素使他们无法融入人类社会,只能服从。凯茜对自己身份的不断探索和她自身多重身份的相互影响、杂糅与建构也越来越深入,从“学生”等简单的表层身份深入到本质,看透了克隆人和人类的区别,最终认同了自己生理上的非人类和精神上的人类的双重性。至此,凯茜完成了对自己身份的杂糅和建构,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并以人类的意识承认了自己作为非人的事实,进而接受了人类为每个克隆人安排的命运。

从结果来看,虽然在得知自己身份和命运的真相后,凯茜没有为能够继续生存而反抗人类,而是坦然地接受死亡,但她真的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吗?凯茜与其他克隆人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她对真相的热切渴望。得知自己心智的成熟、过去接受的教育的经历的一切在死亡面前皆是徒劳,她没有绝望、崩溃或自寻了断,而是依然选择成为护理员、捐献器官直至死亡降临,履行自己身为克隆人存在的终极意义。或许凯茜的死只是延长了某个人类的寿命,但最重要的是她找到了自己毕生追寻的真相,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不仅是对世界的虚无与荒诞的反抗,更是一种更高尚的、精神意义上的反抗,是她生命的绝唱。这种存在主义式的为真理而牺牲,恐怕就连一些人类也难以做到,但作为克隆人的凯茜却做到了。穷极一生,她一直都保留着自己对朋友、恋人,以及故乡黑尔舍姆最珍贵的回忆,保留着为人类所赞颂的知性、温情与大义,不离不弃,莫失莫忘。

参考文献

- [1] Bhabha, H. K. (2012).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Oxfordshier, Routledge.
- [2] 杜明业. (2017). 论《别让我走》中克隆人的身份焦虑.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4), 109-113.
- [3] 郭萍. (2018). 石黑一雄《别让我走》身份建构解读.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 (02), 101-104+109.

[4] Guruprasad, S. Y. (2014). Memory and Identity in the Novels of Amitav Ghosh's *The Shadow Lines* and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 *Asian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Studies*, 2(7), 24.

[5] Ishiguro, K. (2005). *Never Let Me Go*. London: Faber and Faber.

[6] Kata, G. (2012). The Construction of Otherness in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 *Első Század Online*, 11(2), 407-428.

[7] Mattar, N. (2022). Language and Betrayal: Posthuman Ethics in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23(4), 9.

[8] Saracino, M. Partenza, P., Özlem, K., & Ettorre, E. (2022).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 The Performative Function of Literature and the Discourse on Human-ess and Identity. *Different Voices: Gender and Posthumanism*, 133.

[9] Šemelák, M. (2018). The Suffering of Existence in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 *Ars Aeterna*, 10(2), 8-17.

[10] Shah, M. (2016). Cultural hybridity: A Postcolonial Concep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Humanities*, 4(12), 80.

[11] 王波. (2007). 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述评. *文教资料* (31), 50-53.

[12] 王飞. (2020). 焦虑与认同——石黑一雄小说中的身份问题研究.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3] 王坤仪. (2014). 《别让我走》中‘留’与‘走’的焦虑.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04), 64-67.

[14] 袁朝辉 & 江玉娇. (2011). 论《千万别让我走》中凯茜的身份认同.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2), 127-128.

[15] 张法. (2013). 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的特色和意义. *甘肃社会科学* (03), 12-15.

[16] 支运波 & 张扬. (2016) 后人类语境下《别让我走》的身份建构解读.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05), 54-58.

[17] 竺丽妮. (2021). 霍米·巴巴杂合性概念及其意义——以哲学解释学为视角.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03), 36-41.

作者简介

罗梦嘉

2000 年生, 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文学伦理学.

E-mail: arnocabamus1887@163.com

彭石玉

1967 年生, 博士, 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翻译与文化、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

Email: pengshiyu@wit.edu.cn